



四人組隊任務：淹雲秘聞

No.358 索科爾 部份創作 (綠字)

獎勵選擇：NO.633 單首龍(♂) <http://i.imgur.com/GLRW4F6.png>

組員：索科爾、**鳶**、**簾** **相羽**、佳月雪

索科爾從來到淹雲鎮，接連的豪雨就沒有停過，因為這天氣肩上的兩隻天然雀最近也特別地沒有精神，濃重的濕氣讓他們時不時抖著羽毛，似乎想藉此甩掉身邊的濕氣。原本想要好好探索這個充滿龍系寶可夢的小鎮，也因為大雨有礙安全而拖延了行程。

買了補給品回到寶可夢中心的索科爾，在門口的地毯上多踩了一下讓雨靴上的水珠滑落，天然雀們再次抖了抖羽毛，室內比較乾燥而溫暖環境讓他們稍微舒適了些。

看著自家寶可夢們難受的樣子，索科爾思索著是不是下次再來淹雲鎮時就被叫住了。

「不好意思，請問你是訓練家嗎？」

索科爾內心吐嘈著：他這個年紀來寶可夢中心的人，八成都是訓練家吧，但他只是面無表情的轉過身，早自己一步轉頭的天然雀們也跟著再次扭轉，一起點了點頭：「是。」

「我是淹雲道館的館主茴香……」

面前綁著雙馬尾的少女，感覺是自己差不了幾歲的年紀，看起來雖有些緊張，神色卻非常堅定，扛起身為館主的責任……

近日來淹雲鎮接連不停的豪大雨，快要收成的作物們都因此毀於一旦，加上降露寺的寶物被盜後，淹雲鎮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亂當中，村民們都人心惶惶，經常祭拜降露寺的虔誠居民們聲稱定是觸怒了神明才會接連引發一連串的災難。

希望他可以協助查明真相，不要讓村民繼續慌恐不安。

索科爾點點肩上總是充滿活力輪流在兩邊肩上竄跳，現在卻連給自己摸都顯得有氣無力的天然雀們，放棄了原本想要離開的念頭應下這個委託：「好。」

目送茴香匆忙離去的背影，索科爾將兩隻天然雀抱在懷裡揉了揉，「說不定解決了，一切都會雨過天晴。」

畢竟追究天氣到底為何會如此反常蠻不切實際的，所以索科爾首先來到降露寺希望可以獲得一些線索。

撐著巨大的雙人雨傘又穿著雨衣，索科爾小心翼翼地不讓帽兜內的天然雀們淋到雨水，而兩個小傢伙似乎對這樣的裝扮非常滿意，時不時用身體蹭蹭索科爾的側臉與項頸。

空出手來拍拍蹭不停的天然雀，索科爾直接來到被毀壞的祭台邊附近探查，部份損毀太嚴重的地方已經被九世給用黃色封鎖線給圍起來。

正當索科爾有些苦惱是否要侵入封鎖線內時，其中一隻天然雀跳到他的手臂上，雙眼帶著發動招式異光，凝視了索科爾一會兒後，轉著身體朝的東方拍了拍翅膀。

「謝了。」揉揉天然雀的腦袋，索科爾再次讓牠用拍著翅膀跳的方式回到自己的帽兜內。

在天然雀的提醒下，這個看似廢棄物堆的小角落，稍稍有屋簷遮蔽，因此索科爾收起雨傘蹲下身，他戴著手套翻弄著七零八落的雜物堆。

在遠處看時不覺得多大，但實際靠近才發現這堆雜物的大小給比雕當巢都綽綽有餘，但因為天然雀的堅定不移的態度，索科爾翻得雙腳都要麻痺了終於找到了寶可夢的深藍色毛髮與指甲。

小心翼翼地用手帕把東西包起來後，另一隻天然雀又對著封鎖線那一頭拍拍翅膀要索科爾過去。

無奈地緩緩站起適應了腿部的麻痺後，索科爾才又回到封鎖線附近。

兩隻天然雀心急但異常靈巧地從他的肩上穩當地幾段跳躍跳下去，同時伸出爪子翻了翻地上的灰塵，直到終於翻出與方才跟索科爾拿到相同的毛髮，愉快地用念力浮起那些毛髮後，開心地撲向索科爾的懷中。

「啊等——」

下意識地接住了撲向自己的天然雀，他們身上沾染到的塵埃瞬間就飛揚在他們四周。

「咳咳……」

不小心吸入灰塵讓索科爾敲了敲天然雀們額頭，將他們找到相同的寶可夢毛髮收在不同的地方後，才開始幫他們整理羽毛一邊向外走去，明明他們都知道用念力整理或許會是更快的選擇，但索科爾與天然雀們卻漠視了這個方法。

手上忙碌著，索科爾也沒有停下探究線索的思路——雖然他正苦惱著是不是應該先回鎮上一趟，方便諮詢九世有沒有相關的線索，並把手上的毛髮與指甲交給專業的咎伊化驗比較實際。

重新撐起雨傘緩緩走離祭台的範圍，正猶豫著要不要先回到鎮上還是徹底探查後再離開的索科爾，猛地被打斷了思緒。

「呀……！」

隱約只聽見少女模糊的尖叫聲。

聳了聳肩要天然雀們自己站好，索科爾趕緊跑出祭台的範圍，往聲音來源處前進，卻在轉角處與一道黑影擦身而過！

索科爾猛地停下腳步濺起大片的水花，但他沒空理會迎面而來的水珠，而是拿出精靈球：

「比雕，追上去！」

比雕點點頭後直接向自己身後飛去，強勁的逆風沒有讓索科爾繼續停留而是往慘叫的方向前進。

尋著尖叫聲趕到事發地點，只見沼躍魚警戒著四處張望著，所以當他一靠近就對上的沼躍魚的視線，索科爾在幾公尺遠處停下腳步舉起雙手表示自己沒有惡意，直到沼躍魚神情些微放

鬆下來，索科爾才繼續靠近被沼躍魚保護在身后的少女。

「.....你還好吧？」跌坐在地上的少女看起來並沒有什麼大礙，但她非常恐慌的臉又讓索科爾有些遲疑的詢問。

「剛剛已經讓比雕去追了，但對方很快.....」索科爾不確定自己當時的動作有快到足夠讓比雕追上那個黑影。

「跑走了嗎？」聽到那個不明黑影已經離開才逐漸恢復冷靜，「那個影子球真的嚇到我了，不知道是不是幽靈系寶可夢。」想到幽靈系寶可夢忍不住哆嗦了下。

鳶從地上爬起來拍拍裙子上的泥巴，雖然狼狽不堪還是對幫忙的少年露出微笑，「謝謝你幫忙，我叫鳶，請問怎麼稱呼？你也是來幫忙找線索的嗎？」

「索科爾。」自我介紹時肩上的兩隻天然雀慎重其事地點點頭。

「是來調查.....」不意外館主會在找其他訓練家同時進行調查，才說到一半，索科爾背部不常的風流給吸引，是比雕。

獨自回來的比雕神情有些挫敗地搖搖頭，索科爾拍拍他的腦袋：「沒關係，是我反應太慢。」

天然雀們也迅速替跳到比雕身上，也不清楚是撒嬌還是安慰，蹭了好一會兒，等到天然雀們蹭夠了，索科爾才讓比雕回到精靈球中，轉頭對鳶道：「抱歉追丟了。」

「別、別這麼說，我才要謝謝你幫忙！而且...逃走了比較好。」鳶越說越小聲，如果真的是幽靈系寶可夢她可能會嚇哭...不行，現在不適想這些的時候！鳶搖搖頭把這些負面情緒甩出腦外。

振作起來後她笑著詢問索科爾，「雖然有些唐突，如果不麻煩的話要不要一起調查呢？」在不確定寶物失竊是否人為因素下這樣貿然詢問很危險，但鳶相信索科爾不是那種人的！

而且鳶也有些擔心那個不知名的寶可夢會回頭再度襲擊，直覺告訴她那個寶可夢跟整個事件有關，只是因為沒有證據所以也不方便跟素昧平生的索科爾說。

「別客氣，我們一起調查。」體貼地無視了鳶最後已經是喃喃自語的窘迫，索科爾同意的同時天然雀們也點點頭。

「繼續調查這附近嗎？」

「好！」鳶跟在索科爾後頭一起找尋蛛絲馬跡，她由衷的希望可以幫降露寺跟道館館長釐清這件事。

順著流在木頭殘骸上的痕跡，簾相羽跟佳月雪小心翼翼地前進。

「コン！」突然，站在相羽肩上的六尾叫了一聲，並側過頭蹭了一下他的主人。

「怎麼了，羽紺？」順著六尾的視線看過去，又往前了兩步，相羽注意到從對向有人過來了。

他跟著停下腳步，炎武王也乖巧地佇足。

索科爾左肩上的天然雀突然輕啄了他的下顎又蹭蹭，另一隻不甘寂寞地對斜左方拍拍翅膀。

「我知道了。」旅行以來的默契讓他明白天然雀們的意思，索科爾輕輕地安撫了兩隻天然雀。

「那邊有人，要去嗎？」偏過頭詢問剛剛相遇的少女，見面時她有點狼狽的樣子讓索科爾不放心讓她一個人行動。

「好啊。」鳶從驚嚇狀態逐漸恢復平靜，雖然只有短暫的相處，但索科爾的可靠沈穩讓她安心不少，至少確定這附近沒有幽靈系寶可夢出現。

「感覺也是訓練家呢。」遠方那兩位看起來是小孩子呢，他們也帶著寶可夢，搞不好也是協助調查事件的訓練家？因為與他們視線對上，鳶先用微笑向兩人表達善意。

先對上兩人中女子的視線及微笑，再看見男子肩膀上的天然雀，簾相羽感覺兩人應該不是什麼危險的人。

於是他拉著雪又往前幾步靠近兩人。

「你們好。」

其實也不是很擅長面對陌生人的簾相羽總之先有禮貌的朝兩人打了招呼。

雖然明顯比簾相羽高好幾個頭，但是都依循著對方的行動動作的佳月雪看起來就是個大孩子。

聽完旅伴的招呼，他跟著點頭示意招呼。

「你們好。」畢竟都對上視線了，索科爾對面前兩個人簡單招呼道。

肩上的天然雀們看著多出來的陌生人一左一右晃著腦袋，也不知道算不算是招呼。

「你們在看什麼嗎？」如果沒有看錯，剛才其中一位是在研究爪痕，不過也不能排除單純只是好奇在觀察，鳶不知道館主拜託了多少人協助調查事件，但覺得還是不要太張揚這件事比較好。

又盯著兩人看了一下，簾相羽思考了一下之後才開口回答。

「最近這裡受到毀壞，所以被茴香館主委託來這裡看看。」

就算拉近了一點距離，依然不覺得眼前的兩人像壞人，所以他老實地說出自己跟旅伴受到的委託。說完他頓了一頓，歪過頭。

大哥哥跟大姊姊呢？」

「我們也是呢。」鳶雙手一拍笑了出來，跟著索科爾走向前一起看那個爪痕。

遇到同樣在調查的訓練家也是好事，這樣可以一起討論發現的線索了呢，雖然鳶從一開始到現在只有注意到那個爪印。

「我叫鳶，這是索科爾。」率先先幫自己跟同行的索科爾做自我介紹。

索科爾點點頭以示招呼，這次天然雀們倒是明確地也跟著點點頭，似乎終於也認定了某種事實一般。

竟然已經有人幫自己介紹完了，索科爾也就直接進入正題，從口袋拿出手帕包著的東西展示出來。

「有不同種一定數量的寶可夢足跡、戰鬥中扯掉的毛髮與指甲，」最後說出自己的簡易的推想：「不是簡單的竊盜，或許是寶可夢們的爭執？」

「這樣啊。」

看著拿出手帕展示收集到的證據的索科爾，簾相羽猶豫了一下之後還是先替自己跟旅伴作了簡易介紹。

「我是簾相羽，旁邊的這位是佳月雪。」

指指自己又指指旁邊的黑髮少年介紹完，他接著才低頭認真地看著索科爾手中的物品。

「……嗯，確實。但是跟木材上的毀壞痕跡一起看，總覺得至少有兩種以上，而且有大型的寶可夢參與其中。」

先不論其中背後有沒有人為的指使。

簾相羽接著伸手捻起一些毛髮，在指尖滾了幾下確認觸感。

「這個，摸起來……。」

這個毛的觸感，總覺得自己摸過——但是在哪裡呢？簾相羽歪頭苦思。應該不是自己捕捉過的寶可夢，但是不完全陌生的觸感讓他覺得分外困惑。

跟上去也觀察了幾眼，顏色暗沉的似藍又似黑，一時之間也沒能鎖定是哪種寶可夢。

「那麼…我們要不要去放寶物的地方看看呢？」現在只剩下那裡沒有搜索過了，沿著寺廟牆面走很快就能到達。

「那也有爪痕，」索科爾肩上的天然雀同時點點頭，雖然他去過了但人多或許會發現自己遺漏的地方：「再確認也……」

話還沒說完，突然有人在遠處叫喊起來，嘶吼的吶喊有些模糊，但內容卻格外聳動：

「那邊的訓練家可以來幫忙嗎！房子塌了！」

「！！」

聽到遠處傳來的叫喊，簾相羽轉頭盯著聲音的發源處。

房子塌了。

理解這句話的瞬間，他轉頭看向旅伴，也看著方才遇到的兩個訓練家。

「我們先去幫忙！」

「好。」索科爾說話的同時兩隻天然雀用力地點點頭，還拍了拍翅膀興致高昂的樣子。輕聳肩示意天然雀們站穩了，索科爾才往村民們的方向前進。

「不、不知道怎麼了。」那個聲音聽起來很慌張感覺出了什麼大事，雖然有些不安鳶還是跟在索科爾後面一同過去。

等到大家都往前走，他安靜地落在後面，炎武王在隊伍的尾端四處探查，隨後也趕上幫忙的行列。

被人類破壞脆弱地層終究承受不住連夜的大雨，轟的一聲半個山坡土石崩塌，滾滾黃流夾著巨石摧毀了經過的一切，在人們來不及反應時將山腳下的房屋吞沒而去，等一切回歸寧靜時只剩下被泥土半掩的殘破建築。

現在這個場面著實嚇到了鳶，因為那聲巨響她跟著其他三人來到崩塌處，現在房屋裡的人生死未卜，周圍都是前來救援的人們，雖然她很害怕還是放出寶可夢們加入協助行列。

「洛倫…裡面的人…是不是…」聲音有些顫抖的詢問腳邊的九尾，九尾抬起頭望向鳶被嚇到蒼白的臉，雖然她很討厭用濕自己還是用頭蹭幾下試圖安慰。

鳶很佩服其他三位訓練家的勇氣，看他們忙碌幫忙的背影鳶也覺得自己必須做些什麼，任由骯髒的泥濘沾上裙擺，指揮沼躍魚將一些泥沙沖洗掉。

「洛倫可以麻煩你用超能力嗎？」遇到移動不了的大石頭鳶就會跟九尾求救，坐在遠方的九尾紅色雙眸一亮使用念力協助鳶移動目標物。

鳶就用這種方式幫忙救援工作一會，「洛倫這裡、洛倫…？」等鳶再度要請九尾幫忙時發現她難得沒有在聽自己說話，雖然洛倫平常情緒起伏不明顯，但從未遺漏過鳶任何一句話，九尾反常的一直盯著遠方。

「怎麼了嗎…？」反常的行為吸引鳶的注意，蹲下來與九尾視線平行，順著她看得方向跟著觀察，就在那一瞬間一條黑影略過空中。

「呀！」發出驚呼趕緊抱住九尾的脖子，將臉躲進蓬鬆的長毛中，九尾低頭舔了幾下鳶的臉頰，一條尾巴搭在她肩上像在說別怕，但九尾的視線還是回到那個方向。

「洛倫你很在意嗎？」揉了揉九尾的耳朵，毛茸茸的觸感真的很好呢，其實只要不是幽靈或鬼，鳶嚇到歸嚇到還不到害怕的程度。

而且比起這個，九尾反常的舉動更讓她在意，「我知道了，我們去看看吧。」捧起九尾的臉頰親了下眉心，站起來找尋其他三位訓練家的身影。

被巨響引來並且被委託加入倒塌房屋的救援，簾相羽指揮著自己手持裡比較能靈活地搬運重物的火暴獸、君主蛇跟九尾幫忙著。

肩膀上待著的六尾時而有些不安的發出叫聲，他只是抬起手順了順她的耳後安撫。

「沒事的。」

因為自家的位置就比較偏近山，所以曾經聽一度住在幾乎可說是荒山野嶺之中的師傅說過。發生山石災難時，只要沒有被傷到要害，災後72小時被稱作救援黃金時間，這期間內救活的機率是很大的。所以一定沒有問題。

安撫著六尾，他轉頭繼續要指揮寶可夢們，接著他就聽見了呼喚自己的聲音。轉過頭看見的是今天才認識的少女，他歪過頭聽少女敘說著要自己轉達的事項。

鳶找了四周發現簾相羽的背影，於是出聲打了聲招呼，「相羽！」她快步走向前，「洛倫剛剛好像在那裡發現了什麼，我想去看一下，可以麻煩你幫我跟其他人說嗎？」

指了下剛才黑影出現的方位，鳶微鞠躬後露出微笑，「再麻煩你了哦，謝謝。」本來鳶是想等簾相羽做出答覆後在離開，但她的九尾已經站起來並催促她快一點，所以鳶稍微交代一下自己去向後就趕緊跟上九尾。

看著向自己搭話的少女一說完轉身就跟上九尾，簾相羽只遲疑了一秒。他轉身視線很快的找到自己的目標——他的旅伴，佳月雪。

他接著往旁一看，索科爾就在不遠處。

「雪さん！索科爾さん！」

他揚聲，引來兩人的注意。沒有等兩人詢問，他繼續說。

「鳶さん好像發現了什麼，我跟她過去看看。」

說完他再次轉回來看向正在幫忙救災的寶可夢們，她們也回頭看著他，似乎是聽見了他說的話，於是在等待他的指示。

「抱歉，嵐灯跟羽琉你們繼續幫忙，聽雪さんの話。然後夜夢你先回來。」

掏出球將君主蛇收回，接著指示肩上的六尾替他循味道追蹤已經離開的九尾跟鳶。跟著六尾跑了兩步，他像是突然想起什麼似的回過頭，果不其然的看到盯著他看的佳月雪。

「雪さん，我去就好。你跟暖他們留在這邊幫忙，羽琉他們也交給你了。」

看見佳月雪點頭，簾相羽這才放心地再次追上六尾的步伐。

聽從旅伴的建議，留在受災地的佳月雪目送兩位訓練家前往瀑布。他回過頭，先跟旅伴的火暴獸以及九尾打了招呼，這才再一次跟同樣留下協助清理災區的訓練家點點頭。

「請多指教」他在通訊機上打好字句，轉交給對方看。

肩上兩隻天然雀歪了歪頭，真正獨自面對這樣特殊的交流方式，索科爾也有些無所適從，但他一面輪流拍拍肩上的兩隻天然雀，一面點點頭：「也請多指教。」

「我們過去？」指了指房子後院的方向，那邊是居民們沒有注意到的地方。

雪點點頭，順著對方的手指方向望了過去，同時邁開步伐，小心越過泥濘的土地。

居民還沒發現的地方，堆滿崩塌的塵土以及建物。他看了眼暖，往那頭指去，雙手比了個上抬的姿勢，指使炎武王開始幫忙清理。

炎武王行動之後，火暴獸也跟著上前，動手搬運大塊的殘瓦。

看著佳月點頭後隨即開始行動，索科爾也鬆了口氣，雖然不怎麼說話但看來是個不錯的合作夥伴。

索科爾帶著兩隻天然雀往更深入的地方前進，天然雀們用念力移開路過時一些特別危險尖銳建材，搬完了就蹭蹭索科爾的側臉，彷彿在討賞一般。

最後索科爾站在後院中央，環視已經坍塌的建築，一面指揮著天然雀直接把最上層土石搬到一邊平坦的地方。

瞧見一旁天然雀的舉動，他不禁多看一眼，直到炎武王的叫喚，藍眸才轉頭湊到寶可夢身邊察看。

撥開炎武王腳前的石塊，這便發現了被掩蓋在下方的爪痕。

他蹲在原地，思量了一陣子。

索科爾拍拍天然雀們讓他們不要停下念力救災的動作，一面往後院另一頭走，九世在他們抵達之前已經驅散過附近的寶可夢，何況寶可夢的本能懂得遠離危險，他卻看到了凌亂的寶可夢腳印，在這樣豪雨下仍隱約能見，顯然是剛剛發生的。

索科爾拿出通訊器拍下這些腳印，隨著腳印的前進鏡頭的焦距亦逐漸拉遠，猛地，索科爾看到遠處樹木異常結冰的狀況，拍下的這樣的痕跡、並阻止天然雀的念力行動後，索科爾果斷返回佳月的身邊。

還在研究腳印的佳月雪沒有注意到索科爾的動靜，他試圖追蹤印記的來向，左顧右盼間撞見發現對方正朝自己走來。

通訊機再度打上字，轉給對方看的同時，另一手也指向印記。

「好像不是這附近出沒的寶可夢」

「是，我也發現了。」索科爾點點頭，肩上的天然雀們也跟著他點點頭，隨後拿出通訊器，將剛剛拍的照片給佳月看，照片最後停留在被凍結的樹幹。

「我們去看看？」看著照片索科爾不禁擔憂皺著眉頭，諮詢他現在的臨時隊友。

是冰……瞧見照片後，他點點頭同意，回頭喚了聲：「暖。」接著以眼神示意另外兩隻火系寶可夢跟上前。

在準備移動前，他望了眼方才分別的位置，慢了幾步落在索科爾後。

循著爪痕前進，路途上多了些許因為結冰而凍裂的冰屑與石屑，而且也逐漸多了被另一種力道破壞的痕跡。

他上前端詳了會，看起來是咬痕。

「打鬥？」

通訊機的幾個字轉給了索科爾。

「八成是。」同意佳月的說法，眼看越來越深的腳印與痕跡，索科爾不由加快腳步了。

「我們快……」話還沒說完，他們面前是兩隻傷痕累累的單首龍，被三隻瑪狃拉逼到緊貼著大樹，明明已經窮途末路，依然竭力嘶吼威嚇著危害自己生命的寶可夢。

「光牆！」

天然雀第一時間在單首龍與瑪狃拉之間架起極光般的光牆。

眼見對方迅速的行動，他趁此空隙將寶可夢球拋出，讓坐騎山羊跟冰雪巨龍一同現身。

冰雪巨龍龐然的身軀，震懾了戰鬥的雙方一時沒有動作。

「咩。」他碰了上坐騎山羊頭上的角，命令下達後坐騎山羊便跑到了受傷的單首龍一旁逡巡。

雖然局勢在訓練家們眼裡已經稍微遠離危機，但單首龍們依然嘶吼著不讓坐騎山羊靠近，另一頭被突發狀況驚退的瑪狃拉回過神來，看似圍著冰雪巨龍的圍攻只是佯攻，另外兩隻瑪狃拉趁著冰雪巨龍不備，朝索科爾與佳月衝了過來。

「嘖。」索科爾連續退了好幾步，放出了海豹球擋在兩人身前干擾瑪狃拉的路線，一邊對天然雀們下令：「用食夢干擾，連續魔法閃耀！」

「暖，噴射火焰。」

跟在他身後的炎武王這回衝了上前，迅速地在海豹球的攻勢間加上火焰的追擊。火暴獸與九尾此刻也分開行動，分別站開之後的他們與炎武王、冰雪巨龍圈出包圍網，一起追加了火焰攻勢。

坐騎山羊正向單首龍釋出善意，同時站在兩隻寶可夢跟前，一邊觀察著戰鬥。

沒辦法讓每隻寶可夢都專注在戰鬥上多少令他感到難以專心，他微微皺眉，喊了冰雪巨龍的名字。

「天。」

接著，他伸手去拉著索科爾的手，再次退遠。

「雪崩。」

傷勢嚴峻的兩隻單首龍看坐騎山羊沒有要攻擊也維持著安全距離，終於停下了威嚇，只是雙雙坐在地上警戒著這一切的變故。

噴射火焰準確地擊倒朝訓練家們攻擊的其中一隻瑪狃拉，但這也激怒了另外兩隻同伴，不過並沒有給他們憤怒的時間，冰雪巨龍隨之而來的雪崩礙住了他們的腳步。

「岩崩，祈願。」索科爾指揮海豹球使用岩崩不斷砸向兩隻瑪狃拉，巨大岩石讓他們不敢輕易向前，並讓其中一隻天然雀恢復己方寶可夢的體力。

「咩，飛葉快刀。」

冰雪巨龍持續拋出冰雹，他接著喚了聲在邊上守護著單首龍的坐騎山羊拋出樹葉，砸上餘下其一，似乎正打算轉開攻擊方向的瑪狃拉。

「暖。」

而炎武王不需要指令，在坐騎山羊的葉片擊向寶可夢的瞬間，牠便發出了烈焰席卷過去。

「困住他，岩崩。」索科爾也沒有停下，他指示海豹球集中攻擊於另一隻瑪狃拉，趁瑪狃拉還未掙脫，天然雀直接使出了魔法照耀。

在寶可夢們接二連三的猛攻下，三隻瑪狃拉終於都倒地不起，場面突然就安靜了下來。

「呼。」到現在終於鬆了一口氣，索科爾蹲下身來檢查海豹球的傷口，怕驚擾兩隻單首龍而沒有馬上靠近……卻因此忽略了顫抖著身體正要爬起來的一隻瑪狃拉。

原本坐在地上的兩隻單首龍突然跑了過來，各一隻腳踩在瑪狃拉身上，狠狠地咬了下去。

本就在不遠處的坐騎山羊沒有單首龍的反應快，見兩隻單首龍衝出，牠才跟上使出藤鞭，將瑪狃拉網起，制住牠的行動。

佳月雪指使炎武王跟冰雪巨龍戒備周遭，上前站在索科爾一旁。

「兇手？」打上通訊機的字交給對方詢問。

「應該……？」索科爾翻出之前收起來的毛髮比對了一下，肩上的天然雀凝視了瑪狃拉與單首龍們一會，倒是點點頭又再同時蹭蹭索科爾的側臉，他因此得到了肯定的答覆：「是，他們確定。」

「先離開吧——瑪狃拉是群居的。」所以不可能只有這三隻，索科爾說完，走向依然對瑪狃拉們蠢蠢欲動的兩隻單首龍。

「先跟我們走？」索科爾說話的同時，其中一隻天然雀還是不死心地使出了祈願，但對傷勢太重的單首龍們來說，效果微乎其微。

他見狀思考了會，在通訊機裡打字。

「我陪牠們，索科爾去找館主？」

交過去通訊機的同時將背包拿下，拉開來讓對方看自己隨身準備的急救用品。

緊急處理應該還可以的狀況。

思索了一會兒，「不行。」索科爾還是否決了佳月提議，嘆了口氣解釋起來：「可以跟當地龍系械鬥成這樣，不只是幾隻瑪狃拉而已，我們不清楚還有多少瑪狃拉與雙方的狀況，不宜在此地久留。」

「你們願意跟我們離開嗎？」索科爾小心意義地靠近兩隻單首龍再次詢問他們的意見，在他們能容許的最短距離停下，試圖說服在戰鬥結束後態度稍微軟化單首龍們：「你們剛剛也知道現在的情勢是不能逞強的，跟我們回去一起讓其他人協助你們好嗎？」

單首龍們來回看著兩個訓練家良久，最後終於主動向前蹭了蹭蹲下身的索科爾，讓索科爾終於放下吊著的心。

「麻煩佳月的寶可夢帶著他們了，」索科爾無奈地看看肩膀上的天然雀們與海豹球，用念力綁著走也不是不行，就怕屬性相剋的瑪狃拉會輕易掙脫，「瑪狃拉也帶走吧！」

點頭答應對方的提議，索科爾確實思考地比較全面。他收起自己的物品，坐騎山羊依然維持綁縛著狃瑪拉，不過背部還可以再承載單首龍。

收起了冰雪巨龍，讓炎武王去幫忙將單首龍扶上坐騎山羊，最後他跟著炎武王、火暴獸以及九尾看顧並壓制著另外兩隻瑪狃拉一起行動。

趁著佳月協助讓寶可夢們帶著單首龍與瑪狃拉一起行動的同時，索科爾用訊息聯繫了鳶，簡單將狀況自己遇到的狀況告訴她，要她與相羽小心行事，並說明自己與佳月先帶著寶可夢們回到鎮上。

「走吧，麻煩了。」看佳月準備得差不多了，索科爾點點頭率先開始往回走，讓天然雀們用念力在前面開道，方便佳月與後面的寶可夢們更輕鬆地前進。

回到鎮上，索科爾將證物交給咎伊與九世化驗、調查，並將事情的詳細經過告訴九世寫成筆錄後，剩下的事情也不是他們好繼續參與的，因此就與兩隻天然雀一起待在寶可夢中心等待被咎伊救治的單首龍。

直到他們真的都脫離危險送入病房，天然雀們開心地跳到病床上毫無意義地用祈願絕招，恍若就這樣就可以完成當時的夙願，非常愉快卻又輕柔地蹭蹭這隻又蹭蹭那隻，而熟睡的單首龍們並沒有回應他們的熱情。

倏忽兩隻天然雀不約而同地凝視著窗外，大雨不知何時已經停下，陽光從緩緩散開的雨雲中照向大地。

天然雀們重新一蹦一跳地回到索科爾的肩上，他揉了揉兩隻調皮的小鳥，也跟著望向窗外。

「果然，雨過天晴了。」

完